

CIHUI DE WENHUA YUNHAN

词汇的文化蕴涵

周一农 著

上海三联书店

词汇的文化蕴涵

周一农 著

上海三联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词汇的文化蕴涵 /周一农著.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2005. 8

ISBN 7-5426-2161-0

I. 词… II. 周… III. 汉语—词汇—通俗读物
IV. H13-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86135 号

词汇的文化蕴涵

著 者/周一农

责任编辑/陈宁宁

装帧设计/周剑峰

监 制/林信忠

责任校对/徐曙蕾

出版发行/上海三联书店

(200031) 中国上海市乌鲁木齐南路 396 弄 10 号

<http://www.sanlianc.com>

E-mail: shsanlianc@yahoo.com.cn

印 刷/上海惠顿实业公司印刷

· 版 次/2005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200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890×1240 1/32

字 数/250 千字

印 张/10.75

印 数/1—5000

ISBN7-5426-2161-0

I·261 定价 22.00 元

序

语言的研究,总是随着社会发展的需要而与时俱进的。文化语言学的崛起和勃兴,正是这种情况的一个体现。语言与文化是共生的,互为表里的: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和呈现,文化是语言的基底和内涵。所以,人们常说,民族语言是民族文化的一种形式。那末,语言的研究在致力于本体结构的同时,又着眼于其文化内涵的开发,也应该是学术探讨上题中应有之意。把语言与文化联结起来考察和研究,在人类学界和语言学界早有学者导夫先路,作出了贡献。但是,规模性地构建文化语言学,在中国好像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兴起的。把语言研究置于更为宽阔厚实的社会文化背景里加以展开,可以说是当前我国语言学可持续发展、持续繁荣的一抹亮点。

在对文化语言学的追寻和探究中,关于词语与社会文化的考察研究,可以说是尤其有成绩的。这是因为诚如陈望道先生所说“语汇最能显出各异的要求和关心,最能反映各异的意识和习惯,一有新知识、新事物发生,便能立时显出了变动。”(《论文法现象和社会的关系》,《东方杂志》第39卷第1号,1943年3月15日)也就是说,语言中的词汇最同人们的社会生活和文化意识相贴近,对它的文化学研究也自然会比较多。周一农同志的《词汇的文化蕴涵》就正是这方面一个可喜的新收获、新成果,这是一本颇具个性特色的著作。作者从文化的视角,以多种的方法,展开对词汇的研究,显出他一些新的理念、新的思路和新的方法。这是一部专著,却写得新颖、多彩和活泼。说这部书写得新颖,因为:从其视角看,它着眼于文化的大视野;从其选题看,它能提出一些探索性的思考,如词汇缺漏这样的新问题;从其论述看,它对具体词语的文化解析,富有时代感,如有谈“绿色”及

其所推衍出来的一系列词汇的,有谈校园歇后语等新现象的,有谈“银行”一词“库”意的文化涵义的,有谈“湖”“海”之争与经济地名学所反映出来的利益角逐的,有谈汉语回流词而关注文化吐纳的过程的,等等,可以说多有新意。

说这部书写得多彩,因为:综观全书,一农比较注意运用多种学科的知识 and 多元化的方法于词语的文化研究。像我读来印象较深的《戏说“指鹿为马”》一节,就在运用语言学的知识和方法之外,还涉及了动物学、历史学、人类学和哲学等多门学科的知识;其他如《说不完的多音多义》一节涉及到了数学,《SARS与“非典”》一节涉及到了医学,《“小姐”贬化的背后》一节涉及了市场经济学,等等,这就使得全书内容充实而丰富多彩。当然,这对于深化研究、拓展视野也都是大有裨益的。

说这部书写得活泼,在于一农的行文颇为洒脱,决没有有些学术著作写得枯燥无味的毛病。陈望道先生曾经提到有些语言学著作写得有文学风味。语言学著作写得有文学风味是颇不容易的。而一农这本书在这一点上的努力也颇引人注目,他常常用幽默轻松的话语来说解一些深刻的道理,而在夹叙夹议中透露出哲理的思考,文字生动活泼,可读性强。我想,这本书是会受到读者的欢迎的。

同时,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一农在书中提出了这样一个命题:“规范着才是美丽的”,并且以此作为本书下篇的篇名。我以为,这对于语言的运用和语言美的追求是一个具有创意的命题。语言的运用,话语的构成,同一切事物一样,不以规矩不成方圆。规矩也者,对于语言也就是它的约定俗成的规范,或者某种设定的或法定的规范。不同的语域,不同的语体,不同的语用环境,对语言规范度的要求可以有所不同,但不能也不会没有规范;否则,语言也就会失去其交际的效能。当然,一味株守规范,抵制创新变异,语言就会枯萎;而只求变异革新,拒绝进行规范,语言就会混乱。枯萎和混乱,都是语言的不幸,自然也就是文化的悲哀。对于语言的运用,既要有创新精神,又要有规范意识:我们应当这样辩证地看待语言的规范和创新。一

农的“规范着才是美丽的”这一命题，正是体现了这样的辩证法。他把提倡语言美的创造和讲究语言的规范结合了起来，统一了起来。语言美的创造当然要有创新和变化，而这样的创新和变化只有当它合乎语言发展的内在规律和社会文化需求的语用规约时，才能为广大语言使用者所理解、所接受、所欣赏。语言中词汇的变动尤其快，它们的规范也不像语音、文字那样比较地容易规整，也不像语法结构那样比较地保持稳定。所以，词汇的规范是整个语言规范中最为复杂的一个问题。一农对于汉语词汇规范问题提出了一些很好的见解，这对于推进现代汉语规范问题的研究是很有价值的。

我和一农的相识是在上世纪90年代初，当时他写了一部《语素通论》的书，通过朋友拿来给我看，修改后我曾建议他去出版，虽因种种原因一直未能面世，但我们的友谊却与岁月常新而至今。——我还是一直耿耿地希望他的《语素通论》能得以刊行，因为它对汉语语素的研究自有其价值。

在我的印象里，一农开朗乐观，兴趣广泛，知识面广，勤奋好学，不事张扬。他曾在《光明日报》、《中国文化报》、《语文研究》、《修辞学习》、《语言文字应用》、《鲁迅研究月刊》、《浙江社会科学》、《中国语研究（日本）》等国内外报刊上，发表许多篇学术论文，有的还产生了良好的反响；他担当过《现代汉语》、《应用写作》、《商务谈判》、《社交礼仪》、《大众传播学》等多门课程的教学；最近他又把兴趣拓展到了传播学，承担了一些传播学方面的课题；这些对于他学养的丰厚和学术的研究都是一种很好的铺垫。他在这本专著即将刊印问世之时，打电话来嘱我作序，我极为高兴。不过，我自己对文化语言学、对词语的文化问题等虽有兴趣但缺乏深入的研究，又加时间紧迫，只得匆匆交卷，草成此篇，说述或有不当，谨请一农和读者惠予指正。

陈光磊

2005年7月15日于复旦大学

目 录

MU LU

序.....	陈光磊(1)
--------	--------

上篇 写在文化义的边上

第一章 特征与结构.....	(3)
第一节 说文化义.....	(3)
第二节 本体异构、社区异构与代际异构.....	(16)
第三节 从“两”、“俩”区别说到义位对应.....	(25)
第四节 语素、结构与词汇量.....	(32)
第五节 兼职程度副词	(39)
第六节 “绿”的义位结构分析	(42)
第二章 发展与沉积	(54)
第一节 戏说“指鹿为马”	(54)
第二节 “望洋”现象的语言文化阐释	(64)
第三节 “潞”、“葑”的方言地名义考辨.....	(75)
第四节 “绿色”的扩张	(78)

第五节 “小姐”贬化的背后	(83)
第六节 “银行”别义	(88)

中篇 常青的语用树

第三章 调节与创新	(99)
第一节 语言缺漏面面观	(99)
第二节 词汇缺漏与言语调节	(111)
第三节 谐音数字话	(122)
第四节 说不完的多音多义	(131)
第五节 新意动与《牵手》的流行	(136)
第六节 从校园歇后语的发展看传媒的影响	(140)
第四章 诠释与效应	(154)
第一节 从说“语”解“文”到语文教育	(154)
第二节 “湖”“海”之争与地名经济学	(169)
第三节 “落”义出新与《春晓》别解	(175)
第四节 比喻义与喻的歧解	(182)
第五章 命名与品位	(193)
第一节 名风里的民风	(193)
第二节 低位品名的文化属性	(197)
第三节 丑名文化蠡测	(204)
第四节 “同志”回归及其他	(211)
第六章 引进与消化	(218)
第一节 对语言洋化与同化的思考	(218)
第二节 外词译音法	(224)
第三节 原形、异文与洋化	(235)
第四节 谈汉语回流词的文化吐纳	(246)
第五节 谐译,在词法与辞格之间	(25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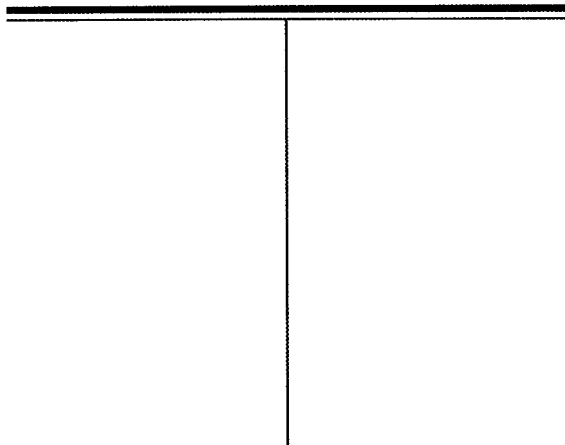
下篇 规范着才是美丽的

第七章 方法与使命.....	(269)
第一节 汉语规范中的观念问题.....	(269)
第二节 论汉语规范化的层次性.....	(274)
第三节 语言规范与言语规范.....	(280)
第四节 论全球化语境下的外来词规范.....	(291)
第五节 后方言词汇及其规范.....	(302)
第八章 语用与选择.....	(314)
第一节 “定金”与“订金”.....	(314)
第二节 SARS 与“非典”.....	(320)
第三节 “哈恩”和“汉”.....	(324)
第四节 “明日黄花”与“昨日黄花”.....	(329)

上 篇



写在文化义的边上



第一章 特征与结构

第一节 说文化义

作为语言中最易受时代与社会感染的基本要素，词汇自它产生的那一刻起，便包含着深刻而又丰富的文化信息，古今中外，从内容到形式、从系统到个体等莫不如此，并因随时与社会语境发生谐振而成为语言中最活跃、文化承载量最大的成分。

就分布而言，它的这些信息无不融合、渗透进词的各个方面：声音、字形、意义、语法和语用等等，而其最集中的体现，毫无疑问，应当在各个词的文化义里。

有如“文化”的定义，在当今学术界，“文化义”的定义同样也未能达成共识。不过，一些通俗化的定义虽然无法一举定乾坤，但之于人们认识的相对定位却是功不可没：

所谓文化义，指的是词在特定社会文化背景下所获得的反映一个民族风俗习惯、文化背景、宗教信仰和思维方式等诸多文化因素的隐含义。

可见，这是一种与概念义、语法义以及修辞义等都密切相关却又并不相同的新的词义种类。比如：

例[1]：琴。

其概念义：据《新华字典》：(1)古琴，一种弦乐器，用梧桐等

木料做成,有五根弦,后来增加为七根。(商务印书馆,1998年修订本)

其语法义:名词,常在动词之前作主语,与动词构成主谓关系,在动词之后作宾语,发生动宾关系。

作为修辞义的感性色彩多呈中性,语体色彩则富有书卷气。

然而,它产生于“隆礼盛乐而治”的上古时代,就含有一定的政治文化意义。《白虎通》曰:“琴者,禁也,所以禁止淫邪,正人心也。”显然,这是借“琴”、“禁”音近来揭示该乐器在古代政治作用和命名意图下所产生的文化义。

它们与词的字面义相去较远,常无理据性和必然性可谈。

二

同一个世界上,不论哪个国家、哪个民族,在对待客观世界、社会现象以及生活交际等诸多方面,常有着大体一致的认识,相互间的思想意识和科学文化也往往不乏相通之处,因此,各民族语言间的一些共性特征几乎就是与生俱来的。也正因为如此,不同的语言之间才有可能进行交际,不同系统之间也才拥有大量的对应词,特别是关于科技、学术和客观事物方面的词汇。

然而,由于不同的文化语境,落实到某个词义,其内涵与外延当然也不可能完全等同,文化义之差更是大相径庭,这同样是顽固的和承传的。比如:

例[2]:黄色和 yellow。

仅就色彩义平面,二者是对应的。

不过,对中国人而言,它是尊贵之色。中华民族发祥于黄河两岸的陕西、山西、河南等地区,这里的土地都是黄颜色的,所以,黄色是万世不易的大地自然之色。按阴阳五行之说,金、木、水、火、土,“土”处于中央,皇帝是封建社会的最高统治者,自然对应了“土”的位置,于是黄土之色便逐渐被尊为帝王之色。这也就是在汉语中为何与皇帝有关的词不少都冠以“黄”字的道

理。像皇帝的文告叫“黄榜”，皇帝车乘的盖子叫“黄屋”，皇帝的仪仗叫“黄钺”或者“黄麾”，天子所穿的龙袍叫做“黄袍”，所谓“黄袍加身”也就是被部属拥立为帝的意思。而英语中的 yellow 则含有胆小、卑怯之意，像“yellow dog”指的是“可鄙之人”或“卑鄙小人”，“yellow livered”则是“胆小鬼”的意思等等。

例[3]:知识分子和 intellectual。

在中美各自的文化背景中其含意也是大不相同的。在中国，“知识分子”一般包括大学教师、大学生以及医生、工程师、翻译人员等一切受过大学教育的人，而且中学教师也是知识分子。在中国农村有许多地方，连中学生也被认为是“知识分子”。但在美国和欧洲，intellectual 只包括大学教授等有较高的学术地位的人，而不包括普通大学生，所以这个词所指的人范围要小得多。此外，还有其它区别。在美国 intellectual 并不总是褒义词，有时用于贬义，如同我国文革中叫“臭老九”一样。

具体地看，这种文化义的差异主要表现为以下一些特征。

2.1 民族性。从逻辑的角度看，概念义是没有民族性的；而从交际的效果来分析，文化义的民族性却不容忽视。可以这么说，文化义是语言中最精密的一面镜子，只有它才能准确地反映一个民族的文化内涵。具体的，它又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表现在文化义所标志的客观对象的范围上。比如：

例[4]:在汉语旁系亲属的称谓上，就反映了其浓烈的重男轻女色彩和封建伦理等级观念。像大于父亲的男性叫“伯伯”或“大爷”，比父亲小的叫“叔叔”，可大于或小于母亲的男性只有一个称呼，叫“舅舅”；女性更简单：无论大小，父亲这边只叫“姑姑”，母亲这边叫“姨姨”。而在英语中，却不论父系母系、不论长幼，只有两个词：男性 uncle，女性 aunt。

假设如今的一胎制计划生育长此以往，那汉语的这些词也可能萎缩为只剩“叔叔”和“阿姨”两个，当然，这是后话。

其次，表现在文化义的语用色彩方面，包括感情的和语体的。比

如:

例[5]:英汉两种语言中都有“龙”的概念。不过,dragon 在英语文化里是没有地位的爬行动物,是可恶与憎恨的对象,它的原型是毒蛇,形态险恶、令人恐怖;古希腊神话中有许多决战毒龙的故事,《圣经》中也把它定为万恶之源。而在汉语中,“龙”却是华夏至尊,且不说宗教与皇室的渲染,就在民间的那些带“龙”的地名(九龙、黑龙潭)、成语(龙飞凤舞、龙踞虎踞、生龙活虎、车水马龙等)和谚语(鲤鱼跳龙门;宁养一条龙,不养十只熊等)里,也反映了老百姓崇龙心理的根深蒂固。

再者,表现在文化义的引申发展上。比如:

例[6]:老。

受传统文化家长制的影响,汉文化是一种比较典型的“长老文化”和“前喻文化”。于是,在汉语中,“老”就不单指“年长”,同时还兼有“权威”和“睿智”的意思,像“老师”、“老兵”(可能很年轻)、“老专家”、“老教授”、“老前辈”、“老祖宗”等,在称谓中使用“老”字还表示出一种尊敬与亲切,如“老李”、“李老”、“老人家”等等。

在英语中,它的对应词是“old”,除了指“年长”,其内涵却是指的 senile(衰老的)。如果面称年长的外宾用“old lady”,还以为这是表达了相当于“老太太”、“老人家”一样的尊敬,那你就大错而特错了。因为在充满竞争的商业社会,“衰老”就意味着生命力、原创力以至竞争力和价值的失缺,所以,英美人往往喜欢说“an experienced”、“an aged professor”、“a war veteran”和“madam”等等。

可见,表面上对应的同义词,在不同民族的语境里,文化义差异却如此之大:一个表示尊敬,而另一个却是美丽的伤害。

2.2 地域性。人类首先是环境的产物,而生存环境最基本的层面就是地理;那么,源于这片环境上的民族的文化自然也无法摆脱它的影响,这在科技不发达的前现代尤其如此。因此,由不同地理环境

诱发的文化义差同样也是十分明显的。比如：

例[7]：中国气候特征北南分明，北方寒冷干燥，南方炎热潮湿，对“水”的固态物的定位也北南不一。且不说冷天长达数月之久的东北，就是吴语区南端的丽衢方言，相关词也有五个之多：“冰”、“雪”、“霜”、“雹”、“霰”等。而广州一带终年不见冰雪，以至于把北方的“冰”都说成了“雪”，像北京话里的“冰棍儿、冰淇淋、冰箱、旱冰鞋、冰厂、冰镇”，到了广州话中都成了“雪条、雪糕、雪柜、雪屐、雪厂、雪藏”等等。足见相互间的语义个性。

据说，家居北冰洋地区的安萨母人语言中关于“冰”的词近 20 个，关于“雪”的词 41 个；而在非洲的一些土著语中，甚至连表示“雪”这一概念的词都没有；相比之下，这种由地缘带来的文化义差还要大。为此，孟德斯鸠曾尝试用“地理决定论”来解释某些问题，而且，这一理论在十九世纪初的欧美还非常流行。

2.3 时代性。拉法格在《革命前后的法国语言》一书里，曾举了希腊文中的 nomos(后在法文中变成了 nomade,游牧者)词义前后演变的例子：

例[8]：最初的意思是“草原”、“牧场”，反映的是游牧时期的生活，后变为“居留”、“住处”和“分配”，把这三者联系在一起，说明此时已建立了农村公社制度；最后“习惯”、“风俗”及“法律”之义，这是因为农村公社制度消失之后，原来的词义失去了依附，词义扩大了。

于是，拉法格说：

这个词的不同意义表明，一个游牧民族经历了不同的阶段，而变为定居的、农业的民族，并且得到了法律这个概念。法律无非是习惯和风俗的规章化。（拉法格《革命前后的法国语言》第 2 页，商务印书馆 1962 年版）

这是文明推进带动文化义发展的一个很好例证。再比如：

例[9]：在中国文化的不同时代，“龟”有不同的象征意义：《左传》中有“龟兆告吉”之语；“龟旗”在战国中为大将之旗；唐代

初品官戴的是龟,古代的府第、庙宇、宫殿等建筑物前常有石龟,;甚至连人名中也用有“龟”字,在唐代名人中有“陆龟蒙”(诗人)、“李龟年”(音乐家),宋陆游晚年也自号“龟堂”;成语“龟年鹤寿”、“龟龙麟凤”更是把“长寿”“美好”的象征明确的表达了出来。“龟”的名声变坏大约是明代以后的事,常用来比喻“有外遇者的丈夫”,于是,骂人“乌龟”、“王八”或“龟儿子”、“龟孙子”等,便都是极大的侮辱。

然而,在西方文化中却没有这种联想,“乌龟”不过是行动缓慢、其貌不扬的动物而已。

2.4 隐含性。大凡文化义,一般都拥有隐含性的特点:其一,它仅仅是民族文化在词语内容或形式上的投射,本身并无多少实体可言;其二,它所反映或概括的多是一般性的事理;这两方面与文化本身所具有的特点是相应的,所以,只有从文化的视角才能将其从词义中分离出来。

使用本族语的人对此常常习焉不察,甚至集体无意识,有时即便被事实证明是错的,文化义照样执迷不悟。比如:

例[10]:“鸳鸯”,在汉语中除了“鸟”的意思之外,还具有描述夫妻间爱情忠贞、白头偕老的隐喻义。但据美国《科学》杂志发表的生态学研究显示,动物普遍对“配偶”不忠,研究人员在遗传学试验中发现:一些表面上忠贞不二的动物伴侣,其实也会窜到附近“乱搞”,和“陌生人”共享鱼水之欢。研究人员认为,动物界这种不忠于伴侣的“不道德的行为”,可能与生物不断在培育更优秀的下一代有关。它的四处“留情”,为的是寻找最好的遗传因素,以培育出更优秀的后代。很不幸的是,鸳鸯也在此列。而外国留学生就不同了,他们经常因为这隐含的意义而无法很好地交际。传说有这么一个笑话:

例[11]:在一次中国人的婚礼上,一位外国朋友前来祝贺,见过新人之后,他称赞新郎:“祝贺你,新娘子真漂亮”,中国朋友谦虚地说:“哪里,哪里”,他以为新郎没听明白,又夸奖了一遍,